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貳拾叁年五月十八日（星期五）

第叁捌叁號

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

每份售錢貳百文

每日出版一小張

崇業印刷社代印

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

清血追毒丸 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梅毒 服此丸立止痛苦 永不再發 淋濁[illegible]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仿單遵服勿誤 成都市總經理[illegible]街 泗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老藥房西門西大街榮和 藥房南門上街同人 鹽市口華榮藥房

智育影院 五月十八起演 馬賽革命

太光明 五月十八日起演 流芳百世

民衆影院 五月十五日起演 火燒九龍山

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新戲本報小舞臺所演 回唱一詞共選十九 書訂合一冊現已出 兩原價四角特價 星期每冊三角外 縣郵票代價外加寄 費山仙河劇列后[illegible]

戰失朝陽熱河 報良蝶鴛斬機湯 本良托國跳舞出洋 胡過闢先生瘧 花屍戰上學 南軍大戰新聞 鄧成部新聞經售[illegible]

曾鑄成 專治婦女乾病 男婦危險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址[illegible]甲巷 遷移南打金街 九十一號公館

笑笑笑 笑史 真正哈哈妙 姨太太外買來瞧 笑得雙眼淚吊 又滑稽又香豔又熱鬧 又官場又不悄 有倚老道有鄉 和幕與插社 黑幕一齊笑 會部瞧了了 叫叫叫 跳跳笑 呼妙七七 笑連笑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五仙 郵票代價

好煙[illegible] 純[illegible] 物美價又[illegible] 吸者爭相稱[illegible]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[illegible]

轟動開封 俊俏男兒變少女

▲初產時原係男性

▲十八歲漸生變化

本報開封通訊，本市邇來盛傳一男子變爲一女郎事，轟動全城，人言嘖嘖，茲經記者從各方偵悉，茲將所得情形，分述如下，

家庭狀况 此人姓王名麟質，字茂如，年二十一歲，美如冠玉，居住開封城內弓劍街一二七號，父名冠卿，已逝世五週，其母現年近六秩，兄二弟一，兩兄於前春相繼夭折，弟名玉發，年已弱冠，二嫂均三旬有七，合家五口，自父兄相繼謝世後，門庭日形衰落，經濟拮据，生活頗感困難，

下部突變 麟質於呱呱墜地時，下部之生殖器與初生小兒之生殖器無何異狀，惟僅較小耳，不意至十八歲時，下部漸覺變化，生殖器日形縮顯枯萎，每對鏡自照，忽覺臉色與昔殊異，經時月餘，則身體嬌弱無力，儼然一妙齡少女姿態也，而下部亦於某夜無形脫落，乃爲女性生殖器矣，誰知因生理上變化，而性情上亦隨之而變，乃將生理變幻之情形，走訴於母，母奇之，嘗於背人處，實行體格檢驗，果如所言，但心戚戚然，似有所慮，隣人咸屬，茫然不知，惟以後俏男兒傾羨之，

與人姘識 麟質於變性之翌年，因春情發動，求偶情殷，適有年約而立之男子黃某者，與伊爲鄰，開設雜貨店，今已五載，因之頗獲微資，衣冠楚楚，亦頗動人，麟質傾心焉，遂由友誼而發生愛情，兩情繾綣，私訂白首之盟，出入必偕，形影相隨，人皆以異姓兄弟目之，不料及其內幕之如此，

數語揭破 麟質之長嫂，年少慾熾，不堪寡居之苦，與一男子姘識，珠胎暗結，大腹便便，人反疑麟質與其嫂通姦，麟質初尚未聞，迨至今（十五）日始傳入麟質耳中，怒氣上沖，逕奔謂嫂氏曰，『我也是個娘們，怎麼人家說嫂子的大肚子是我幹起的呢，你不信我給你檢驗檢驗』言已，自動將褲子脫下，神祕畢露，阿嫂大驚，蓋嫂猶未悉此事也，現此事已滿城風雨，物議沸騰，誠千古之奇聞也，特誌之，以供生理學家之研究焉，

身懷六甲 又麟質在童年九歲生理未變時，曾與本埠住戶林肇丞之女訂婚，劉林家聞悉此事，已向王家要求取締婚約，再麟質現已受孕，身懷六甲，大腹便便，約屆夏秋之交，即可分娩云，

小舞台 新打判官

第九幕 〔楊劍編〕

（書記介）大哥，我回去與你拿，好不好呢？（丑介）好，那嗎你就跟急回去，（書記介）對，我就走了，（丑與司法同介）早些轉來，不要使太太知道了啊！（書記出見汽車開來驚介）噫！謂必太太就來了嗎？（孟林向花旦介）稟太太，到了東安里了，（花旦介）停車，（書記見花旦下車介）弄糟了，太太來了，噫（今天要撞鬼呢，（花旦見書記介）你大哥在那裡，你們這樣晚了，還不回衙，在外面弄些甚麼？（書記介）見个嫂嫂，小弟有禮了，（花旦介）不用行禮，引我進去，（書記介）大哥，將總[illegible]司法出去了，沒有在內面，（花旦介）你又何必瞞我，我早已知道你們弄的好事，（未完）

新生活運動與法

笑俗敬輯

非禮勿視。

非禮勿聽。

非禮勿言。

非禮勿動。

滑稽拾零

▲奇詩

昔有某塾師，出「夏雲多奇峯」詩題，命徒試作，徒久思不就，走問師，師曰：「針對奇字便佳」，徒即作云：「宰相升知府，將軍舞大旗，老爺求小的，和尙抱山妻，蝴蝶吱吱叫，蝦蟆隊隊飛，小貓吞猛虎，螞蟻捉雄雞，」師評云：「太奇」。

新生活歌

其六

新生活。開大會。這是我們好機會。好機會。好機會。甚麼好機會。自新改過好機會。愚者從今可以明。賤者從今可以貴。（指天爵言）第六歌兮好機會。我願改過自新大無畏。

摩登男女情死

本報重慶航空訊 此間牛角沱羅家灣路下塞洞內，於十二日午後二鐘，有農夫王某收麥至此，忽發現死屍一對，驚駭不已，細視之，係青年男女合抱之體，男青年蓄自由頭，着嗶嘰長衫，西裝長褲，革履，女青年燙髮，着津藍洋布旗袍，裝束時髦，亦着革履，屍已臭腐，似已死數日，死者面目已腫，惟細視，亦似學生，一對摩登青年也，一般人盛傳係一對愛人因受家庭壓迫，不能團聚，遂相約服毒情死，惟此雖未證，實而二人身上各均帶有銀洋數元，非爲生活所逼，可斷言也，此事發現後，觀者甚衆，未日即有自稱二人之家屬前來掩埋屍體，而其詳因遂亦與死者同葬穴中枉死城中又添一對癡兒女矣。

和合拍賣行

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：

1、沒有畫押書字費

2、沒有移神出火費

3、沒有代書契紙費

4、并替買方延請地鄰街正

5、并有律師爲公證人

6、測圖詳細經界正確

行址：南新街

社會怪現狀

紀實滑稽 香艷小說 〔夢魚〕 （133）

第二十七回 傅稚謔名士開華筵 騁雄辯嬌兒作嫖客

她一概推說頭痛不去了。直坐到酒闌席散。桐生一把拖住騷姐姐問道。公正員的東道要履行了。騷姐姐掙脫着說道。因你責備我和選手講話。故已取消前議。桐生道。到這時宣佈不作數咧。可是我贏了東道。你想賴嗎。連你骨子裏的水。都要榨你出來。騷姐姐嬌嗔道。就算我的正品評。也挨不到你贏東道。你叫的綠意和桂香。色藝俱不及雲兒。怎麼說你贏東道呢。桐生道。雲兒也是我寫條子叫來的。說到這裏。出其不意。把鼻尖湊到騷姐姐的粉頰上。說道。妙呀。騷氣刺入我的心窩。令我魂靈兒飛去半天。騷姐姐倒退了幾步。作恨聲道。去去去。酒氣薰人欲嘔哩。當下桐生在菜單上簽了字。方同三人走到水門汀上。小谷道。我們到卡爾登去好嗎。桐生道。時候尚早。此刻都是碧眼兒。沒甚好玩。要[illegible]一班時髦倌人。都要滯着白板去跳舞了。我們還是跟着豔情去。坐一回兒吧。豔情說道。讓我先回去打掃房間啊。桐生道慢走。若然小芙被人拋了去。我們不負責任的。你還是逼他同行的好。豔情盈盈一笑。便命包車夫。另叫一輛街車。催促小芙上車。小芙只得和豔情先走。桐生等汽車開至新會樂下車。走入三衖。第一家。豔情已立在廂房門首。歡迎三人入室坐下。兩個阿姐敬茶敬香煙。豔情的生母諢號小脚金珠。連忙去裝出陳皮梅西瓜子來。豔情走到小房間裏。開抽屜搬出烟盤。命冶葉巧雲老六。替桐生燒烟。小芙和豔情並坐沙發中。唧唧噥噥講情話。霍地聽得樓上房間裏碰桌子。蹬脚底。好似嫖客發脾氣。桐生忙問。樓上爲什麼吵鬧。巧雲老六答道自家人討氣。話聲未絕。只見鴇母小脚金珠氣得和皂隸相似走進房來。桐生問道。你和誰討氣。金珠答道。姚老。你聽咧。還在那裏胡鬧咧。桐生側耳靜聽。但聞男子口音。高嚷道。別人可以來叫堂唱吃花酒。何獨拒絕我。又聞女子口音說道。你是這裏的小老闆妓院慣例。龜嫖龜要罰三担燈草灰的。欲知吵鬧者是誰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驚男妓闌芬覘出馬 遇禁客金桂急求援

劉振武社長 劉照泉督導

韓二字先生 湖廣館街 [illegible]

廣告價目 [illegible]

越嶲縣縣長 余繼擧司令 官應銘政績 [illegible]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[illegible]帶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四十七回 [illegible]班師 [illegible]進京

尉遲順德，與高秀孫，自這家人，布置喜事，實乃雙纓之家，百物俱有，不須外求，傾刻齊備，這時已近初更，甄隱坐在書房內面，忽見從人，抱進冠服，催促更換，甄隱滿面笑容，即將繡袍套上，登了烏靴，戴上紗帽，從人提燈前導，但聽樂聲悠揚，已至正廳，從人喝聲見報，頓時鳴砲，接着樂聲大作，一般美婢，已擁新娘出堂，禮官一旁讚禮，行禮之後，齊入洞房，這夜附近居民聞信，都陸續前來賀喜，直鬧一個通宵，次日城內，官紳得信，也都來致賀，一連五日，客方散盡，順德自去作主不提，卻說甄隱進了洞房，但見銀燭高燒，佈置十分華麗，新娘坐在一旁，生得來長眉秀目，態度端莊，不由暗自笑道，萬不想我一女子，今夜竟作新郎，倘此女外清內濁，今夜我到要細提防，若是才女，到還容易對付，正自思量，婢女已將合巹酒擺好，跪請入席，甄隱起身，故意回頭向小姐謙讓說道，小姐請先行罷，寶釵聞言，嬌羞難勝，勉強答道，公子請先行，甄隱見狀，忍不住自己好笑，急忙前行，暗想可惜一位如花似玉佳人，她還睡在鼓裏，少時飲了合巹酒，便要露出真象，豈不慚愧，想到這裡，不由又急又恨，這時已到後房，正向檀木椅上，擺陳無數珍品，婢女執着銀瓶，甄隱看見新娘，又是好笑，又是自慚，一面飲酒，一面閒話，說了一陣，漸覺發燥，甄隱暗暗心喜，正談話間，婢女上前更衣，甄隱急去脫冠服，小姐也要卸去鳳冠霞帔，當即告便一時，說着進去了，甄隱舉目四望，見後房陳設十分雅潔，後廂書櫥滿壁，琳瑯滿架，不由大驚，心想此女滿書萬卷，怪道才談吐不俗，當即起身，走至書架面前，看有無奇書，忽見一本書頭上，微有紅箋露出，當即取出，乃是一幅鸞箋，上面四首絕詩，係思親而作，寫得來挺秀非常，甄隱大喜，急唸詩道，

回首難忘舐犢情。北堂萱草可憐生。打窗風雨沙沙響。猶似阿娘喚女聲。

思親腸斷晚來秋。燈影昏昏淚欲流。人面[illegible]。半簾風雨作閒愁。

甄隱唸畢，連聲嘆賞，翻過紅箋，意欲和詩二首，不料箋後，還有四首，乃是七夕書懷，急忙展開唸道，

恨海[illegible]。銀河兩岸度秋期。鵲橋此時須珍重。一刻千金怕別離。

月姐風姨勸嫁還。人間天上總情牽。兒家似此長孤負。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恨海情天倩鵲填。雞聲又唱五更前。風流佳話匆匆度。相約瓜期待來年。

玉露金風冷翠螺。閨中此夕恨如何。神仙尚有鍾情夜。不語鐵樓蹙翠蛾。

甄隱唸完，竟將自己心事打動，想起徐郎，不知下落，現在盧杞當權，忠良受害，大安山雖然舉義，奈實力有限，吾此番進京，中途遇此奇事，若得此女贊助，大功或可望成，我觀她雖屬巾幗，卻面有奇氣，並且時才卜課，乃是大吉，且俟入幃之時，再以言動之，必收效果，一人正自思量，忽聽環佩叮咚，寶釵小姐，已更衣入房，施禮坐下，甄隱見她髮挽盤龍，斜插一隻玉鳳，身穿翠藍繡花大褂，內襯淡青內服，金織緞百摺宮裙，微露兩瓣紅蓮，一見甄隱，拿着詩箋在看，不覺一怔，立時粉頰紅暈，又不便奪取，只得勉承笑顏說道，隨便塗鴉，實不堪公子一閱，說着順手來取，甄隱笑道，好一句願作鴛鴦不羨仙，今夜我們，不須鵲橋填了，寶釵更是羞愧，

▲乘飛機可療奇疾

▲少婦因聞砲聲聾啞同時發生

▲乘飛機從高下降時忽得常態

國民社路透十四日電，此間有一少婦，突患急症，機關至今尚失，聾啞隔眼同時發生，經歷六載，親友乃舁之入飛機中，載之而往蘇倫披羅之醫院中，少婦昏迷中，恍惚間似說飛機從二千尺之高空中下降，不意該機由抵陸地，五分鐘後，少婦知覺即全部恢復，談笑一如常人，衆皆異之，少婦年念八歲，係福譏夫人，當夫人病時，其夫曾歷聘神經病專科醫生多人診治，一無效果，其後曾聽人言，謂乘飛機下俯飛行，可治此症，於是姑一試之，竟獲奇效，福譏夫人生平亦乘飛機，而飛機公司當初亦不允收容病人乘坐，其後乃由該公司經理羅白孫氏同乘，據羅氏稱，謂當飛機起飛時，該病婦即不勝詫狀，事後福譏夫人告人，謂此後對乘坐飛機，決不遲疑，且將先試乘雷梯云，按福譏夫人得病之一係因數年前曾蹶倒由衣廚致云云。

世界珍聞

水鬼入海 醉威酒鬼

國民社倫敦電，此間發生奇案之水鬼新聞，聞者莫不笑之絕倒，緣有一西潛水夫，俗稱水鬼，被僱往深海中撈尋沉沒之船隻。有一水船前往海面。由潛水夫沿海梯下水。歷數小時之久。猶無動靜，且無貨物起出，船上諸人，焦急異常，及後海面發生異動，則見該潛水夫之手緊拉此梯，身已爛醉不堪，船上人拉海梯上升，蓋彼於距海面六十尺深之水中，飲威士忌酒以致醉也，當彼在海中撈獲一木箱時，不意竟將該箱之威士忌酒打開，致有多量酒流入，彼遂痛飲以致洪醉云。（完）

怪孩！

墮地能呼媽媽

長沙訊，瀏陽縣屬永安市，大絲橋，農民李祿者，有妻王氏，年二十餘，懷孕已十四個月。昨（古歷三月下旬）忽產一男孩，墮地時即能口呼「媽媽」，頭是奇者，其陽物黑毛叢聚，若成年人然，一時附近老幼男女，傳為怪事，前往參觀者，絡繹不絕，特請之，以供生理學家之研究云。

武俠小說

大明廿七俠

三篇（六）（續）

第九回 龍寶山館驛得奇夢 暴武揚府第接京書

略云龍寶山不日內官到淮安新任，此人乃丞相李龍門生，朝廷亦頗加信任，如果到任，乃係心腹之患，望多事自慎，務要留神，切勿犯事在他手內，如淮安有豪傑可以委托，設計刺殺龍寶山，以除大害，那是更好，否則京師自有佈置，但在未曾擺佈他以前，望你在家，各事小心為要，暴武揚接了這封信，恍如晴天裏起了個霹靂，幾乎不知所為，將一肚皮高興，都拋向九霄雲外去了，便和牛兒商議，牛兒道不[illegible]閑緊，這不過是王爺[illegible]來嚇我們的，如果真的[illegible]，王爺[illegible]，暴武揚又高興起來，正是

此刻但知安樂福，那曉自己有危機。

未知後來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，

第十回 劉子章掃墓惹飛災 暴武揚奪寶結[illegible]

話說暴武揚聽了牛兒之言，遂不將王爺的書信，放在心上，也不曾想着派人行刺龍公的一段話，那時正是清明佳節，暴武揚心想今日郊外踏青的少年，和那上坟掃墓的士女，必然很多，遂對牛兒道，孤想今日乃清明，往年總出外去遊春玩景，只因王爺來了封信，故此未曾出外，辜負了好光陰，甚是可惜，孤家今日實在悶得慌，怪膩煩的，身體甚覺疲倦，各事都覺得沒有情緒，你有何計，可以使得孤家愉快麼，牛兒聽罷這番話，已知主人的意思，是要到郊外去踏青，好飽看那些娘兒們，消遣取樂，遂說這有什麼難處，二爺要出外遊玩，儘可以去得逛逛郊外野景，有什麼要緊呢，王爺的信，無非命五爺小心些，並不曾說不准五爺出外，五爺到外面逛逛，怕什麼呢，暴武揚大喜道，就此依你，傳話下去，與我備馬，並命家將們侍候，牛兒答應傳話下去，暴武揚即刻換了一身簇新的衣帽，帶了牛兒及眾家將，出府上馬，牛兒等一眾家將，各自乘馬相隨，出得城門，主僕們一連幾鞭，那坐下馬，飛也似的刺刺如風馳電掣一般的向前奔馳，不一會，就到了郊外，只見一派大好風景，擁擠了好些遊春踏青的士女，和行路的鄉人